

争做环保使者 共创绿色文明



樱红蕉绿

□ 乐心

1

院子里有棵八角“毛咪树”，学名叫“枸骨”。因树叶边缘上长坚硬细长的刺，鸟都不停留，所以也叫“鸟不缩（宿）”树。

八角毛咪生长缓慢，长成型要许多年。这棵树估计树龄有几十年了，因为树干中间有一段给虫蛀空，茶场老板不怎么稀罕，D君挖来给我种。我接手至今已有23年，中间虫蛀空的这段，用治虫药水和水泥搅和着填实，时间长了，虫身浑然一体，基本看不出破绽。树两层造型，四季常绿，秋天红果满枝。

看到这棵树，我就会想起D君。我每年到山里去住几天，他会兴致勃勃地跟我聊好多话，领我看他的农庄。有次我坐他的电瓶车，在山间小路上驶过，看山里升起月亮，看他养的竹香鸡上窝。他的鸡挺神，夜晚地上没有窝，二百多只鸡都飞上四五米高的杉树上休息。

春天山上春笋正旺，他说夜里如果下雨，笋会长一尺，要是不信可以做个记号。我半信半疑，他真的拿根老毛竹依着一棵笋划个记号，看看它一夜会长多少。

第二天一早起来，我打开门首先看笋。哟！果然长了接近一尺。春笋的长势让人喜悦，门前坡地上的水泥便道被笋顶破了。D君说，出笋时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，斜坡上的大石头会自己滚下来，石头撞到竹子发出啪

啪的声音。不知情的外地人，还以为鬼出现了，明明没人碰，石头怎么会自己滚下来，谁知道春笋力道如此大，直径八寸的笋能顶动几百斤的大石头。还有个很夸张的笑话，说有人蹲在毛竹园里拉屎，屎还没拉完，屁股下土里出笋了。

我听了大笑。那时候，D君意气风发，话多得很。我在朋友圈发微信，他每天早上像批奏折一样，逐条评说。

而今，再也看不到他眼里有光。他得抑郁症已经好多年了，对啥事都不感兴趣。我有时候会打个电话给他：你好吗？

他基本上只回答一两句话：还好的。就没有了声音。

然后，我说：你要多晒晒太阳，多跟人交流讲讲话。你要开心点……他噢噢着，然后就没话讲。

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八角毛咪树年年长新叶，祈愿他生生不息，喜乐安康。

2

绿玉铁线莲是百岁翁周坤生老先生送我的。

绿玉与花色艳丽的外来品种不同，它原产我国秦巴山区。春秋绽放，花似荷莲，色胜碧玉，茎如铁丝，楚楚动人。周老先生说，此花来历不凡，曾深藏于明代无锡东亭华太师（华察）的花园。华府上下视其为珍品，精心栽培。到了清末，有五品头衔的造币局局长——华

氏裔孙华锡琦，将小女儿许配给荣巷进士府。华荣两家联姻，门当户对。准备嫁妆时，小女儿说：金山银山我不要，绫罗绸缎我不贪。我要后花园中的铁线莲相伴。

绿玉就这样伴随新娘扎根到荣巷，一代接一代精心照料。

多年前，周老先生在无锡城里结识了一个孤老。也是有缘，那人年纪与他差不多，住在荣巷。周老先生经常去陪伴他，帮他在院子里种花。这样来往了多年，老头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住进了敬老院。而周老先生依然去照顾绿玉铁线莲。

因见其花开得清雅，就剪枝移植栽培。十年里，他不知培育了多少小苗，将它们分送到东亭街道、荡口华氏义庄、梅园开元寺、惠山北麓离垢庵、宜兴老家等地，开枝散叶，生生不息。

我也得了一棵。有次我陪周老先生去下邳街看望老友马丙庚。听两人站在花丛中说话。百岁翁问：丙庚，我们认识有多少年了？

双目失明、仅见一个模糊人影的老朋友说：老早前一起种花，算来有三十年了。

紧接着，一个说：你很不简单，生病这么久，没有放弃希望，眼睛看不见，绿玉种得这么好。

另一个说：周老师，你送我的绿玉铁线莲苗，今年开出了一百多朵花呢。这几句话的背后，是令人动容的贫贱之交，令人动容的世间温暖。

3

我退休这年，回老家安了个“收管书屋”。当时镇上正在修路，汽车进不了街巷，停在银杏树下。邻居小良叫老徐推三轮车，帮我将车上的书和生活用品搬到收管书屋。街坊们是那样欢喜，迎面碰到刘嬢嬢，她说：大小姐回来了。老铁匠余顺根说：丫头回来了。

他们以最大的热诚和亲切，接纳我。收管书屋不营业，我愿意让街坊邻居们来这里翻翻书，喝喝茶，唱唱歌，说说话，我愿意从这个窗口去触摸故乡、回望故乡、记录故乡。

那回老徐帮我搬运物品，过后还送了我两盆天空。一晃已有六年，天空绿叶转红，果子长了又落。而今微风轻轻吹，相视已是旧人。送我花树的老徐去年冬天去世了，可花树年年岁岁。

人活不过一棵树。

想起蒋捷的词，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”大有“初闻不知曲中意，听懂已是曲中人”的意味。

“流光”是时间概念，这是一种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，而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是绵延感。唯有绵延感是长久的。纵然流光将人抛了，樱红蕉绿年年岁岁。

细想哦，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，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，却转过来躲在我们心里。

等等灵魂

□ 杨健民

出版社告诉我，我的《健民短语》准备再版，希望我改个书名。我想了下，决定取名为《等等灵魂》。

人生有时就像一个不知谁打错了的电话，还没来得及接，对方就挂断了。“等等灵魂”是一种幻觉，还是古人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？眼下显然不是水流花谢、空山无人的境地，无数的偶然与不确定性从各个方向涌入生活，纷至沓来又倏忽而去。生活时时逼着我们，那种闲敲棋子、听风观云的闲情，还有多少呢？

数年前，有个得了重病的少年，给自己起了个网名“城南花已开”。他喜欢音乐，但他只能躺在床上，以孤独的眼神望着天花板，借助网络隔着这个世界诱人的热闹。有一天，他鼓起勇气给一位音乐家写信，请他写一首《城南花已开》的曲子给他。那位音乐家答应了。据说这首歌很动听，每个音符里都藏着对春天的渴望。后来，一个叫“城南花已开”的账号在评论中出现了，同时这首歌越来越流行。少年在化疗中希望来年三月，可以带大家去看那城南的花开。

可是在第二年春天，“城南花已开”在一条音乐评论中发了个消息：逝者安息。众人这才知道，故事里的人已经离开。从第一年的花季到第二年的花季，有38万人默默关注了这位少年，陪着他等待花开。

生命脆弱得如同草芥，又温暖得如同花骨朵。也许你不知道他，但或许会知道那句“城南花已开”。后来，有人写了句：“城南花已开，愿你相信爱。”人们从那里读出了一种忧伤的幸福。

海子有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从容，少年有“城南花已开，愿你相信爱”的静美。“细数落花因坐久，缓寻芳草得归迟”，放慢一些生活节奏，让日子慢慢得仿佛要停下来时，那些过去匆匆一瞥甚至视而不见的景象——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就会进入我们的视野。到那时，你尽可以“随意春芳歇，王孙自可留”。

今年“五一”假期，许多人都被一首“挖呀挖”儿歌给洗脑了，并且出现了各行各业不同的版本。有人说，这首歌谣的确有种魔力，听了几遍后就在脑中挥之不去。其实，“挖呀挖”的魔性，就在于它表达了一种生活的过程，我们在“活着”，就是“挖乐挖”“挖存在”，就是在享受一种“过程之美”。

一场人生，只要心存静气，就可以把所有耗去的生命，一分钟一分钟地“挖”回来——为什么一定要走得那么快呢？等等灵魂——让时光像藤蔓一样划过绿绿的草地，这种人生，才是我们所追求的。

三联书店出了个诗歌选，他们的编辑在微博上发了一句美国导演大卫·卡拉丁的名言，让大家翻译：“If you cannot be poet, be the poem.”这句英文的本意是：“如果你不能成为诗人，就活成一首诗。”有人却这样翻译道：“如果你做不成李白，就活成明月。”



海的女儿
刘军摄

江上盐都

□ 汪向荣

一路走来，满眼都是“盐”的闪烁。盐河、盐塘、盐码头、盐运总栈，临道而立，多为盐主题建筑——盐宗胶高祠、乡愁记忆馆、盐文化展示馆、盐风廉韵印记馆……怎么能没“盐”呢？这个叫十二圩的滨江小镇，历史上就被长江沿岸称为“江上盐都”。

鸟儿飞过了十二圩，也一定曾飞过百年前，江边林立的2000多条盐船，绵亘300多亩的盐山，也一定飞过近500家商铺的九街十八巷，和15万大南海北的移民。小镇似乎是一夜之间膨胀，疯长而成，这得归功于一个人——晚清重臣、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曾国藩。在他的亲自主持下，同治十二年，占全国盐运财政收入1/5的两淮盐运中心迁到了十二圩。潮水般涌入的，是太平天国后大批就近转业的湘、淮军人，还有江北地区最早的轮船码头，以及发电厂、电报电话局、照相馆、大剧院、民办报纸等。

运盐的工人为了活命必须吃盐中苦。一位名叫黄质的少年是湘军后裔，六七岁就捡拾苦果去药店售卖补贴家用。如果连续10多天不下雨雪，他就会看见停工休息的盐工，走进公益机构开设的施粥点，或钻进江滩，采摘野菜，撒点盐煮汤充饥。他上进了近乎免费的新式学堂，于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江苏省立第五师范，成为中国最早的师范生。黄质立志“救百万村庄的穷，化万万农民的愚，争整个民族的尊严”，毕业后10余年奔波山涉水、筚路蓝缕，先后创办或主持了江苏界首师范、南京栖霞师范、浙江湘湖师范和贵阳国立师范。他像个苦行僧，建校舍，自己带头到江边扛运木材，肩肿寸余。垦荒地，又率先扛起锄

头在荒山林中暴晒流汗，仅在贵州就为当地培养出了全省1/4的师范生，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师范教育的领头人。黄质夫为乡村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：野无旷土，村无游民，人无不学，事无不举。他为此创办了“栖霞新村”，开始系列化的实践。

和平将领、爱国将军张治中，年轻时曾两度来十二圩谋生，这段凄楚窘迫的际遇，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着细致的描述。第一次投奔远房表叔，他渴望报考随营学堂，久无指望；第二次投身当地的盐防营，谋到的只是“备补兵”（临时工），待遇更惨，“我每天晚上总是抱着一床被到处找地方睡，清早又抱这床被离开这个地方。”“比睡觉更严重的就是吃饭。我哪里去找钱呢？唯一的办法只有进当铺……最初是当衣服，当其他零碎东西，后来当光了，就当汗褂子……”一个文弱书生，赤裸着上身混迹于最底层的打工族之间，他失去的岂止是遮体的汗褂，尊严也被剥夺得精光。

在心上落下的苦中奋发的种子。张治中后来三到延安，所见所闻使他坚信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奋斗、牺牲正是为了帮助世上的苦人过上甜蜜幸福的日子。在十二圩，扛工、船工、扫工都是最卑微的苦差，借助“三行办事处”的名义，1926年中共丹阳独立支部跨江发展了9名党员，他们分别来自湖南、湖北、江西和江苏，其中3个船工、2名扛工，构成扬州最早的共产党组织，几粒粗粝的“盐”抱团擦亮的革命薪火，照耀了十里江滩。1937年日寇入侵，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，十二圩船民们的度命家当、1000多条盐船被统一征用，开往江阴要塞并暨

沉水下，以阻止日舰西进。十二圩当地的热心人收藏了一块“仪圩航业公所”石碑，刻制时间为同治癸酉年，说明由李鸿章创办的招商轮船公司当初在十二圩设站，与盐运总栈的迁入正好同年，都有150年了。也是一种轮回，飞地设立在此的金陵船厂前几年由招商局工业集团重组，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滚装船舶基地，其中一艘最多可载7000辆汽车，“船到十二圩小”的历史辉煌，回来了。

与十二圩街区相距不到一公里，是腾讯、中国移动、中国电信等巨头集聚的大数据产业基地，这里存储的海量数据如同当初贮存的10亿斤食盐，已辐射到长三角乃至长江流域，喂养着现代信息经济的巨大胃口，云计算千帆竞发的壮阔场面，回来了。就在五月，十二圩获得3A级历史文化街区授牌。从苦楝树向南不到二三百米，是修缮一新的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史迹馆，先生回来了。回来的还有100多张定格着百年前历史瞬间的珍贵图片，回来的还有800多件盐运文物，还有当年家中开设乾吉昌药房的“三姑娘”，今年已97岁的孙守珠，她在生愁忆忆忆惊喜地发现了自己18岁的靓丽留影。

十二圩，再度在太阳下闪烁盐粒的光芒。10多个文博馆已在全面开放或规划建设中。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经过数轮筛选，江苏7个项目进入申报名录，“十二圩历史文化遗产”展示”跻身其中，更难更值得。

少梅国乐社

□ 陶青

阿超大名黄均超，在老家，熟悉的人都叫他阿超。阿超在老家北溧开了个机电厂，为全世界大部分的缝纫机提供电磁铁，品种多达300多个。阿超的主业是企业的经营管理，他的副业却悠然“超”于主业之外——闲暇之余，阿超醉心于地方文化研究，对活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顾山籍音乐家周少梅尤为钟情。少梅是二胡、琵琶的圣手，是民乐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式人物，然而，少梅声名寂寂，不要说与他的学生刘天华相比了，就算与他同时期的阿炳比起来，也是无法望其项背的。

每每想起这个，阿超的心里便满是遗憾。

阿超的老家离少梅的老家顾山不远，那一带紧邻苏州，也是江南丝竹的发祥地。一次跟着大人跑节场，小巷深处忽然飘出了优美的旋律，阿超停住了脚步，一听，是二胡的声音；再一听，还有扬琴的伴奏声。父亲告诉他，这曲子叫《虞舜薰风曲》，是周少梅传下来的，并说周少梅二胡、琵琶样样精通，是位了不起的音乐家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阿超的老家成立了国乐社，循着传统的路径吹拉弹唱，弘扬周少梅的丝竹精神。阿超当时在北溧文化站工作，主要从事小戏的创作和演出，闻听这一消息，便找到领导，报名参加了国乐社。2003年，北溧、顾山两镇合二为一，国乐社随之改了名字，叫作周少梅国乐社。几年之后，阿超出任国乐社社长。

阿超在国乐社的工作是敲板鼓。板鼓掌控着乐曲演奏的节拍节奏和旋律氛围，是整个乐队的灵魂，所谓板鼓一响，黄金万两。每次执板登台，只要少梅乐曲的旋律一奏响，他的内心就会觉得平静、愉悦，柔和的涟漪一阵阵袭来，最终感觉自己成了一滴音乐的水珠，流进了优美的乐曲。他笑称，自己就是少梅先生的异代粉丝。

然而，让阿超困惑的是，虽然少梅的曲子听上去花好月圆、人寿年丰，但生活中的少梅却穷困潦倒、悲苦交加。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，使少梅的乐曲呈现出如此端庄祥和的气象？

阿超手头有两本关于国乐教育的讲义教材，一本是《省立扬州国乐社编国乐谱》，一本是《省立常州周少梅编戏曲曲谱》，都是少梅先生当年亲自编

撰，用以指导学生的。前一本讲义收录了二胡、琵琶、扬琴等乐谱80多首（其中二胡曲谱50多首），江南丝竹八大曲多首。后一本讲义有曲谱、词、曲谱、词谱21首，还有昆曲、梆子、苏滩、锣鼓等曲谱20多首。两本讲义虽然各有侧重，但曲谱都采用了工尺谱与简谱对照的形式竖写而成，两旁则标以长短不一的竖线及各种板眼符号，林林总总的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阿超说，少梅先生不仅是杰出的民乐演奏家，也是位优秀的音乐教育家。他从光绪三十二年，即1906年起开始国乐教育活动，前后持续了30多年。阿超知道，这两本油印讲义，就是破译少梅国乐世界的“密码”，少梅的心智意趣、聪慧机敏，他的喜怒哀乐和眼界襟怀，还有刻在他身上的那些深深浅浅的生活烙印，已全部化成了油印讲义里一句句奇妙的旋律。

乐谱终于整理好了。从《虞舜薰风曲》到《采莲》，从《梅花三弄》到《香调》，看得阿超两眼发光。整理少梅先生遗下的这些工尺乐谱，要得益于顾山的江祥声老师的帮助。江祥声的父亲江永基是少梅先生的得意门生，父子、二胡、琵琶样样精通，江祥声是少梅先生的再传弟子，也深得少梅国乐的真谛——在顾山，江家是名符其实的民乐世家。

还有毛德彦老师，他是顾山的文化站长、文化名人。耄耋老人了，业余时间埋头研究周少梅，厘清其事功、弘扬其精神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快得让阿超心慌，好在国乐社按照既定的方针，“演少梅的曲子、出少梅的谱子”，健康有序地发展着。

再过两年就是少梅140周年诞辰，阿超计划，在少梅华诞来临之际，一要出版《顾山新民乐》《国乐先辈周少梅》（再版）《周少梅乐谱译本》（暂定名）三本专著，二要搞一场顾山之春音乐会，音乐会上演奏的曲子均要从少梅传谱的曲目中精选，再就是要发扬传统，继续与顾冠仁、王爱康等名家合作，在少梅先生原谱的基础上，推陈出新，创演新作。

“有空一定要来听我们少梅国乐社的音乐会哟。”临别时，阿超向我们发出了邀请。

鱼汤泡饭

□ 周旭

城里人似乎轻慢了鱼汤泡饭，没有把它当一回事。对庄户人家来说，鱼汤泡饭可是简洁晓畅的难得美味，是从穷困年代一路走来的美食佳丽，是驻守农家餐桌的当家花旦，在醇厚浓香的味道里写满了人世间的沧桑。

上世纪80年代前，家里如果没有贵客光临，谁也不会无缘无故、也绝无条件吃鱼吃肉，大米饭也是。客人进门，鱼肉相待，小孩子是不让上桌的。等来客把剩下的鲢鱼或鳊鱼吃得差不多，盆里还剩下零碎的鱼肉和鲜香盈盈的鱼汤时，我们才敢在母亲的准许下提箸入汤，盛点米饭，然后把鱼汤倒进饭碗，用筷子反复地在碗里搅拌，使洁白的米饭均匀地浸透汤汁，那颜色像青春少女脸上的胭脂白里透红。

大米饭没有与鱼汤融合前，是紧密粘在一起的，鱼汤加入则使米粒不再抱团取暖，一个个蹬腿伸腰，分离独立，成为染了红色的珍珠。芬芳的米粒被鱼汤浸润，变得修长硬正。鱼汤漫过头顶，米粒又化身为浓香鱼汤里的欢腾小鱼，它们被鱼汤裹挟着，簇拥着，翻滚着，跳跃着，游向我们等候已久的辘辘饥肠。

盈盈一碗碗的鱼汤当然是滔天巨浪，但它引诱并激发我们的味蕾，把我们渴望美味的洪水猛兽放出牢笼，不仅精准地捕捉鱼汤和米饭原始本质的味道，使鱼的香以及葱姜的辛辣在红唇舌尖欢快流淌，更使我们的食欲如风卷残云，向鱼汤泡饭大开杀戒。饥饿是美食之所以美味的火箭，它把鱼汤泡饭的独特品味一下子捧上了天。我们埋头，端碗，筷子在手心不住地摇摆晃动，一口两口，三口四口，一碗饭瞬间吃得碗壁透亮。

这种囫圇吞枣的粗糙吃法具有强烈的欢快感，它是架设在饥饿与肠胃之间的宽阔大桥，把而今宴席上的前菜、主菜、汤菜、甜点、水果等等汇集一碗，一网打尽。它省去了三大碗八大盆，讲求的是进餐速度，于几分钟之内解决战斗。现在想来，当年享用它的滋味是笼统的，大体就是鲜、香、饱三个字……不用照镜子，我便知道，自

己的唇边因鱼汤的滋润而饱满放光，周身的毛孔被美食所焕发的满足快乐抚摸着酥痒轻挑。

1981年，我在学校当老师，班级一位学生家住马甸养殖场，那年新引进的非洲鲫鱼刚刚获得养殖成功，我花五块钱请她买了几斤回家以鱼汤泡饭尝鲜。兴冲冲拎着鱼到家，我腆鱼烧锅，母亲掌勺。在我边拉风箱边闻着鱼汤飘香时，母亲突然咕咚了一句：你真会花钱啊……听罢，我心中微微一怔，興味寡然，那顿鱼汤泡饭究竟是何滋味现在倒想不起来了。

对乡下人来说，吃鱼汤泡饭就是单打独斗的鱼汤泡饭，没有其它菜肴的辅助助攻。在农家的饭桌上，鱼汤泡饭是将军，也是士兵。一顿饭是饱是饿，是够还是不够唯有这一碗鱼汤泡饭！如果有其它的小炒或红烧的硬菜相伴左右，鱼汤泡饭立刻就会形影见绌，失去独一份的光彩。在贫困时期的乡村，鱼汤泡饭天生地具有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霸气，但若全面地以两分法观之，则暴露了不让我们其它菜肴冒头抢镜的小家子气。要吃到鱼汤泡饭的真味，必须忠贞如一，不因其它菜肴分散一丝一毫的感知力和注意力。唯有全神贯注，忠诚不二，方使鱼汤泡饭的营养滋味还有其他精髓要义为你毫无保留地呈献。

也不能一概而论，说时下的人们与鱼汤泡饭渐行渐远。据我所知，有些小学生和中学生还是喜欢它的。在城里和乡村，如今还在享用鱼汤泡饭的成年人有人在，他们大多是对儿时至简美味的深长回味，是对从前生活场景梦幻一般的再现和深情依恋。我们老老实实地承认，如今还在吃鱼汤泡饭的人是越来越少了，因为生活早已今非昔比，人们餐桌上再也不是鱼汤泡饭一家独大。每次开饭，孩子们不再是不让上桌的问题，他们被老一捧捧在掌心含在嘴里，快要被宠坏了。

我忘不了鱼汤泡饭。家里烧鱼，都要来一碗鱼汤泡饭。那是营养加美味、物质和精神的二元享受。家人笑我是守旧的死搬硬套，他们哪里知道，鱼汤泡饭的态旧于我而言是一种精神按摩，它使我身心俱静，一片光明。